知识上的鉴别力

林语堂

教育和文化的目标，只在于发展知识上的鉴别力。一个理想的受过教育者，不一定要学富五车，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。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，何者是可憎的，即是在知识上能鉴别。

最令人难受的，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上的事实人物，并且对时事极为熟悉，但见解和态度则是完全错误的人。我曾遇见过这一类的人，他们在谈话时，无论什么题目，总有一些材料要发表出来，但是他们的见地，则完全是可笑可怜的。他们的学问是广博的，但毫无鉴别能力。博学不过是将许多学问或事实填塞进去，而鉴别力则是艺术的判别问题，一个满腹学问的人，或许很易于写成一部历史；但在论人和论事时，或竟是只知依入门户，并无卓识的。这种人就属于我们所谓缺乏智识上的鉴别力。

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，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。这就是我们所谓鉴别力。但一个人若想有鉴别力，他必须先有独立的判断力，不为一切社会的、政治的、文学的、艺术的或学院式的诱惑所动。一个人在成人时，他的四周必有无数各种各样的诱惑，如：名利诱惑、爱国诱惑、政治诱惑、宗教诱惑，和惑人的诗人、惑人的艺术家、感人的独裁者，与惑人的心理学家。当一个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，便秘症引起暴躁的性情时，凡有识力者对之，只可付诸一笑。当一个人错误时，不必因震于他的大名，或震于他的高深学问，而对他有所畏惧。

因此识和胆是相关联的，中国人每以胆识并列。凡是后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，他们大多在青年时即显露出知识上的胆力。这种人决不肯盲捧一个名震一时的诗人。他如真心钦佩一个诗人时，他必会说出他钦佩的理由。这就是依赖着他的内心判别而来的；他也决不肯盲捧一个风行一时的画派，决不肯盲从一个流行的哲理，或一个时髦的学说，不论他们有着何等样的大名做后盾。他除了内心信服之外，决不肯昧昧然信服一个作家，这就是知识上的鉴别力。这无疑是需要某种对于自己的天真坦白的信心的，而这种自我便是一个人所有的最可靠的东西，一个学者一旦放弃了这种自我判断的权利，他便随时可受人生的各种欺蒙了。

孔子说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这个警告其实也是现代的学校所极为需要的。大家都知道现在一般的学校制度倾向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，以一种堆塞的方法，以为有了一大堆知识便算是早就了一个有识之士，而把愉快的求知扭曲为一种机械的，有一定分量的，呆板与被动的知识的堆塞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知识置于思想之前？我们为什么愿意称呼一个仅是读足了学分的[大学](http://www.oldq.com.cn/)毕业生为学成之士？这种学分和文凭何以会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的？

因为我们是在将民众整批地教育，如在工厂里边一般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”世上实在无所谓必修科目，无必读之书，甚至莎士比亚剧本也是如此。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，但我至今弄不清楚西班牙京城叫什么名字，并且有一个时期还以为哈瓦那是一个临近古巴的海岛呢。